

当代外国文学

百慕大三角

〔俄罗斯〕 郭达列夫 著

著

田洪波 译

译

“百慕大三角”是位于大西洋的一个神秘区域，它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波多黎各和百慕大群岛之间。在这个区域内，许多飞机和船只神秘失踪，因此得名。本书讲述了在这个区域内发生的各种离奇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的种种猜测和解释。作者通过生动的笔触，带领读者走进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世界，探索其中的奥秘。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1-3735

Ю · БОНДАРЕВ
БЕРМУДСКИЙ ТРЕУГОЛЬНИК

据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0 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慕大三角/(俄罗斯)邦达列夫著;闫洪波译. -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2002. 1

(当代外国文学)

ISBN 7-5016-0189-5

I. 百… II. ①邦…②闫…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
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300 号

责任编辑:刘引梅

责任校对:刘引梅

责任印制:张文芳

百慕大三角

Bai Muda Sanjiao

(俄罗斯)邦达列夫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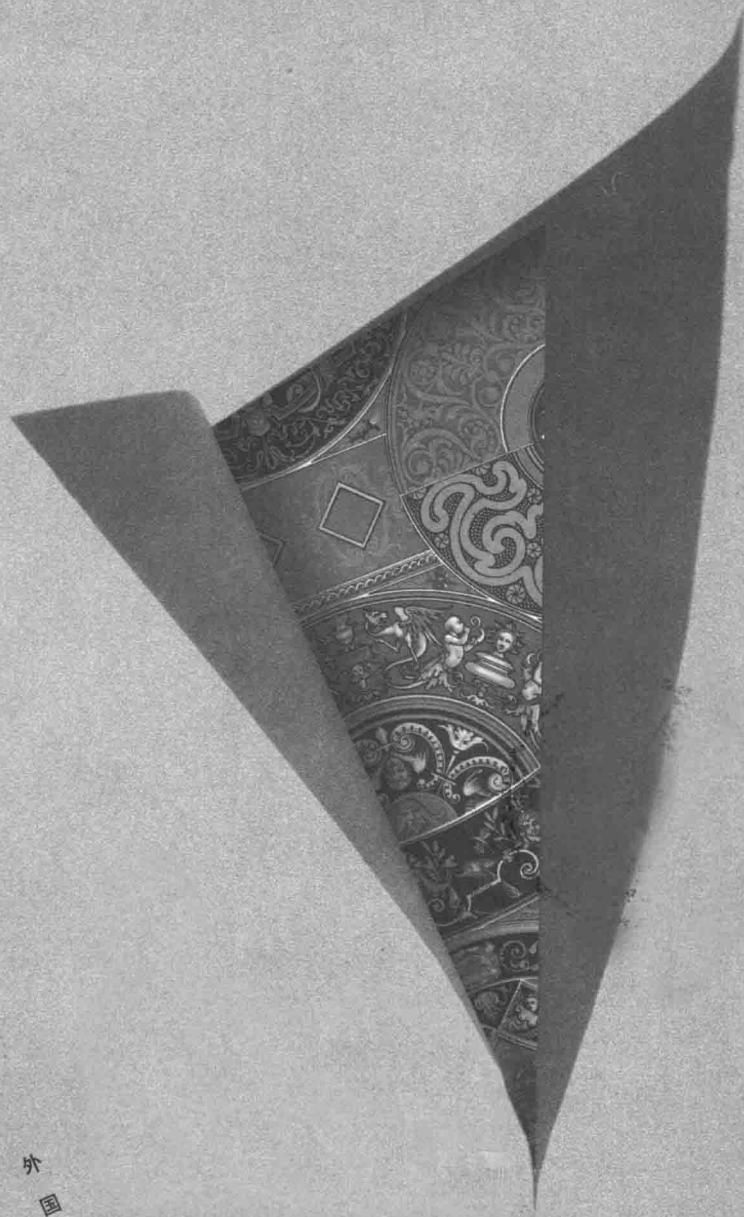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016-0189-5/I · 185

定价 16.80 元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前言

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的名字,我国读者是比较熟悉的。他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参加者,曾以写战争题材名噪一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文坛上出现的“战壕真实派”的主将。他的两个写“战壕真实”的中篇《营请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炮轰》,以及既写“战壕真实”又写“司令部真实”的长篇《热的雪》,早已译成中文。根据他与人合作编写的脚本拍摄的电影史诗《解放》,曾在我国多次放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他在七十年代以后写的长篇《岸》、《选择》、《演戏》(中译本改名为《人生舞台》)、《诱惑》也都先后有了中译本,在我国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里要介绍的《百慕大三角》,是邦达列夫最近推出的一部长篇新作。

我们知道,邦达列夫在接近古稀之年(他生于1924年)仍笔耕不辍,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发表了写前线归来者战后的遭遇的长篇《不抵抗》。在这之后,他又开始写一部新的长篇。一九九七年二月,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了这一消息,说他正在写一部“半当代的”小说,在写作过程中“怀着忧伤的感情不断回溯过去,回到难忘的青春和希望的年代”。

后来创作的构思大概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九九九年三月他

对报界说：“我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写一部小说。这小说是写当代现实的。它的时间跨度很大——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居于小说中心的是一个年轻人，他经历了这个时期所有最重要的冲突、波折和事件。我这样写是为了在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展现自己的主人公。在小说的末尾他得出了某种结论并采取了某种行动，具体情况暂时我还不想多说。正是由于他在自己所参与的冲突中精神上和生活上蓄积了很多东西，最后发生了精神上的爆炸，而结局对他来说是悲剧性的。”邦达列夫还说：“这是小说的一条情节线索。这里还有老一代人，他的外祖父的情节线索。这两条线索不断地相交、会合、分开、发生冲突。如果讲到精神上的内容，那么两代人发生了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现象，但同时两者相互补充。”这里他对小说的内容讲得就比较具体了。

同年十月，在小说即将发表时，邦达列夫又说：“小说写完了——现在作者应该保持沉默。简短地说，这部小说写的是我们九十年代的生活，讲了老一代和年轻一代这两代人。”这次他所说的小说的内容与前一次说的基本相同，但是叙事的时间跨度缩短了，所写的只是九十年代，可见作者在最后完稿时又做了较大的改动。到一九九九年底，这部人们盼望已久的小说终于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第11、12期上与读者见面，翌年被《小说报》转载，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了它的单行本。

这部小说名叫《百慕大三角》，这名称大概经过仔细斟酌，具有深刻的涵义。百慕大三角区，又称魔鬼三角区和丧命地狱，位于百慕大群岛、美国东南海岸和大安的列斯群岛之间，航行条件复杂，据说已有五十多只船和二十多架飞机在此处神秘失踪。邦达列夫首次使用“百慕大三角”一词来形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危险处境是在一九九四年，当时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在那些站在决定国家命运的舵轮旁的人当中有这样一些家伙，他们清

楚知道要把这艘被称为苏联的大船带到哪里去。现在根据大量文件已经查明,他们有目的和有意识地改变这艘船的航向,让它朝地球上的死亡区百慕大三角驶去。到那里船上的仪器就会突然停止工作,指着零的地方,船只在失去了航向后开始在原地打转,最后沉入深渊。”邦达列夫说这话时,他还没有开始写这部小说,大概是他觉得这个形象的譬喻非常贴切,后来将其作为新作的书名。在小说发表后的二〇〇〇年八月,他在与《苏维埃俄罗斯报》记者科日米亚科谈话时直接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俄罗斯的大船实际上在百慕大群岛那里,在大西洋中这个神秘的三角区一动不动地停住了……我亲爱的祖国这艘船的螺旋桨勉强转动着,罗盘的指针停止不动,仪器指示着零。我的小说的不愉快的名称和其中反映的不愉快的情绪就是由此而来的。”

翻开这部小说,第一句话是:“……这是九三年的十月……”而最后一句话则是:“这是一九九六年十月底静悄悄的一天,正值最后的落叶时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隐没在一片浓雾之中。”这就具体而明确地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即从一九九三年十月到一九九六年十月底,前后三年有余。小说从一九九三年震惊世界的“十月事件”写起,具体描绘了叶利钦政府炮轰议会、镇压反对派和杀戮无辜群众的暴行。这个事件在整个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主人公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后来的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十月事件”的阴影在此后的几年内一直笼罩着他们的生活。

如同作者本人所说,小说有两条情节线索,它们分别写了以杰米多夫祖孙两人为代表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思想情绪和生活遭遇,从中可以窥见大动乱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状况和世态人情。

老杰米多夫是享有盛名的画家和雕塑家,艺术研究院院士。

这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对现实极为不满,“十月事件”后,这种不满情绪变得更为强烈,他经常发表激烈抨击当局和愤怒揭露丑恶现象的言论。然而他无力改变现状,最后心力交瘁,心脏病加重,不久便告别了人世。他去世后,画室被撬,他留下的画部分被盗,部分遭破坏,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这更使他的结局增加了浓重的悲剧色彩。他的外孙安德烈是一个年轻的新闻记者,“十月事件”中在白宫附近进行现场采访时亲眼目睹了血腥的场面,后被扣留并遭到毒打,这使他看清了俄罗斯当局和民主派的真面目,从而开始对他们采取激烈的反对态度。在这之后,现实生活的打击接踵而来。他因报纸停刊而失业,因心爱的女友受骗而遭到侮辱,外祖父留下的画被毁,而且他多次接到恐吓电话,最后忍无可忍,进行了报复,结果虽打死了仇人,自己也受了伤,结局同样是悲剧性的。

这部小说里,作者仍像过去一样,主要采用写实的笔法。例如,在写“十月事件”时,一方面通过进行实地采访的安德烈的视角,对十月三日和四日炮轰白宫的现场作了具体描写;同时通过对安德烈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叙述,揭露了当权者及其手中的工具——警察和特警的凶残。另一方面,小说又根据安德烈被民警扣留后老杰米多夫到各处寻找外孙时的见闻,写了当时莫斯科的情况。他见到当时在大街上,在广场上,在滨河路上,在街垒上都留下了杀人的痕迹,到处可以看见一摊摊发黑的血,血迹斑斑的破布,打人的铁条,衣服的碎片,压扁的盾牌,妇女和儿童的鞋,男人的软帽等等,一辆辆卡车满载着尸体正向莫斯科郊外驶去……这些可怕的场面给老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他据此创作了一幅比《庞贝城的末日》还要可怖的油画《灾难》。又如作者用写实笔法对“十月事件”后莫斯科的变化做了具体而生动的描写,把它比喻为一个绞尽脑汁地穿上从欧洲

商店里租赁来的衣服摆阔的乞丐。为了加强叙事的真实性,小说有时采用纪实的手段。例如,小说在写“十月事件”时,列举了当时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前代总理盖达尔、副总理舒梅科、“亚卢博”集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涅姆佐夫、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等政要,以及特写作家切尔尼钦科、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文化界人士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对这一事件和人民群众的态度。小说还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说明“十月事件”后群众曾采取反抗和“复仇”的行动。同时小说里抄录了红普列斯尼亚体育场沾满鲜血的墙上的俄罗斯“大字报”,诸如“犹太将受到惩罚!”,“俄罗斯人,十月四日死了二千四百七十三人”,“军队背叛了人民”,“反革命必亡”,“苏联存在过,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给俄罗斯人一个俄罗斯政府”,“我们要向叛徒们复仇”等等。这些简短的话比长篇的叙述更好地说明当时群众愤激的情绪和内心的愿望。

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很强的政论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直接写了像“十月事件”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同时也是由于作者对苏联的“改革”以及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为了倾吐郁结在心中的愤慨,他觉得通过艺术形象进行表现的方法已不能完全满足要求,于是他就更多地运用政论的手段。小说中各种人物相互交谈、发表议论、进行争论的场面比较多。他们议事论世,发表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现象的看法,这些带有政论性质的话有时针对性很强,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小说中发表议论较多的当然是它的主要主人公杰米多夫祖孙两人,此外还有老杰米多夫的朋友卡拉瓦耶夫、安德烈的大学同学塔塔尔尼科夫和米申等人。

老杰米多夫嫉恶如仇,性情直爽,语言尖刻,有时甚至夹带

着一些骂人的粗话。他严厉谴责炮轰议会事件,把它与六十年前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相比拟。他把目前的俄罗斯比做俄国历史上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的“乱世”,说现在有形形色的伪德米特里,有各种背叛、收买、抢劫、杀人等等罪恶行为。他痛心地说,到处可以看到出卖灵魂的卑鄙勾当,天才的时代已经结束,卖国贼和政治恶棍、政治流氓的时代占了上风。他认为现在俄罗斯已变得像叫花子一样,成为被人取笑的对象,靠美国的施舍过活,整个国家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成千上万的学校被关闭,到处是吸毒者、娼妓和流落街头的人,一年要死掉一百五十万人,基因储备正在消失。他对雅科夫列夫操纵的报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说他们头上戴着民主的光环,打扮成俄罗斯人民的辩护者的样子,他们写的文章充斥着俄罗斯、俄罗斯人、复兴、民主等漂亮字眼,可就是没有一点俄罗斯味,却散发着污水沟的臭味。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反美情绪,公开宣称不喜欢美国,反对拜倒在美国人面前。当参观他的画室的美国人怀特说到俄罗斯将会仿效西欧和美国,将享有民主自由并过文明生活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美国的民主自由荒谬绝伦,美国的文化是撒哈拉大沙漠。他毫不客气地对怀特说,是他的国家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搞垮了俄罗斯。而当怀特辩解说是俄罗斯人自己出卖了自己,是由于他们自己无能时,他义愤填膺,大骂美国人,说他们把全世界搞得一塌糊涂,全世界人民恨死了他们,并且当场要求与怀特掰腕子,进行“比试”,看谁能把谁的手压下去。

老杰米多夫与邦达列夫其他某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例如《岸》里的作家尼基金、《选择》里的画家瓦西里耶夫和《演戏》中的导演克雷莫夫等,属于同一代人,具有某些相似的性格特点,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有所不同(上述作品中的人物分别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因此他们

思考的问题和情绪就有区别。老杰米多夫与他的那些同代人比较起来,忧愤更为深广,情绪更为激烈,言辞更为严厉。如果把老杰米多夫的言论与作者本人发表的言论对照一下的话,那么就可以看出,有时用词虽然有些差别,但是基本意思是相同的。邦达列夫是目前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传统派(或称爱国者)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看法实际代表了这一部分俄罗斯人的看法。

老杰米多夫等人在谈到俄罗斯的现状时,常有俄罗斯已处于濒临灭亡的状态、俄罗斯已奄奄一息、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正在走向灭亡的民族之类的话。说这样的话的人,未必对俄罗斯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未必相信俄罗斯一定会走向灭亡,就连言辞最激烈的老杰米多夫也是如此。可以看出,他们那样说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的忧虑,有时不免故作惊人之语,意在唤醒沉睡着的民众起来抗争,争取美好的未来。上面提到过,老杰米多夫根据“十月事件”中所得的印象创作了一幅名叫《灾难》的反映俄罗斯的毁灭的画。在旁人看来,这幅画已经完成,而作者本人却坚持认为没有画完,他这样认为是意味深长的,这说明这位老人并不相信俄罗斯已经毁灭,他对俄罗斯的光明未来还是有信心的。

老杰米多夫等人在痛斥搞阴谋诡计的卑鄙龌龊的政客和民主派的同时,对目前许多人追求个人安乐、消极无为、浑浑噩噩的表现表示了很大的不满。老杰米多夫说,以前人们都有理想,如今只为了饮食男女而活;他指责俄罗斯人忘恩负义,“因生活在形形色色的笨蛋、蠢货、改革者的时代而得意得嚎啕大哭,幸福得狂喊乱叫”;他说人民不再受人尊敬,变得庸俗和冷淡无情了。这样的言论也许会受到那些自认为是人民的爱护者的批评。其实老杰米多夫和小说中其他某些人物对人民群众的表现

有这样的说法,更多地出于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说明他们内心里是关心、同情和热爱人民的。记得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些话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真正的爱,这种爱使他因大俄罗斯民众缺乏革命精神而忧心忡忡。”^①应该说,老杰米多夫等人的某些似乎有些“过激”的言论,正是他们忧国忧民的表现。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邦达列夫在他的创作中重视“形象与智性的结合”,在描写社会生活画面和主人公的生活遭遇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写主人公的精神道德探索和他们对于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思考,这使得作品的哲理性有所加强。《百慕大三角》也有这个特点。小说的主人公们,尤其是杰米多夫祖孙两人,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所进行的思考和内心的斗争中,在他们相互交谈和争论中,对善与恶,爱与恨,要不要讲宽恕,应该不应该忍耐等问题都有新的感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顺从吧,屈服吧,高傲的人”的宣传和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说教也有了新的认识。作者用一定篇幅来写主人公的思考和关于所谓的“永恒问题”的争论,无疑增大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由于老杰米多夫和他的朋友卡拉瓦耶夫都是画家,他们在交谈和争论中也必然要涉及艺术创作问题。老杰米多夫崇尚现实主义,对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这似乎也反映了小说作者本人的看法和态度。应当指出,邦达列夫对绘画很有研

究,对西欧和俄国的著名画家的创作比较熟悉,小说中通过主人公之口发表的对某些著名画家和著名作品的评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小说的两条情节线索的写法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写老杰米多夫时,情节比较简单,他的性格特点主要是通过他的思考、所发表的言论和同别人的争论展示出来的。而写安德烈时虽然也写了他的思考和内心独白,写了不少他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的言论,但是较多地通过对一些事情的描写来展示他的性格和遭遇。作者注意了情节的设计,利用了被某些批评家称为“半侦探小说”的手法,这具体表现在安德烈与斯皮林冲突的描写上。这样做增加了叙事的生动性和整个小说的可读性。

邦达列夫在《百慕大三角》中对“十月事件”持彻底的否定态度并直接抨击了支持炮轰议会的自由派文人,对自称“民主派”的自由派政客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因而他的小说自然不可能为自由派所接受。小说发表后,自由派报刊几乎完全保持沉默,这也许是比较明智的态度,因为在事实面前他们要进行自我辩护和反驳是比较困难的。而传统派的态度比较复杂。我们知道,九十年代中期,传统派内部开始形成一个温和派,这些人不大赞成邦达列夫的不妥协立场和他的激进观点,因此对这部政治观点十分鲜明的小说不大欣赏,对它的态度也比较冷淡。但是传统派中有一些人则对它表示欢迎。著名作家普罗斯库林说:“我认为刚在《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的邦达列夫的新作《百慕大三角》是即将到来的新的千年我们整个俄罗斯散文创作的一个出色的突破,它又一次证明了作者的笔法的精深和心理描写的准确,证明了风格的完美。”诗人索罗金也发表文章对小说进行了热情的赞扬,认为它是“给读者的很好的礼物”。

《百慕大三角》是俄罗斯当代历史上一个最阴暗时期的社会

状况和最具有悲剧性事件的实录,人们读了它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教益。可以相信,邦达列夫这位英勇无畏的战士所写的这部警世之作将会赢得愈来愈多的读者,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张 捷



第 一 章

…… 这是九三年的十月……

散发着脏衣服的怪味儿、烟味儿和汗臭的乌阿兹牌警车里摆放着五条长凳。

他们先被带到一群警察面前。警察漫不经心地扫视了每个人一遍，使用警棍连推带搡地把他们一个个推进了警车。一位长着孩子般面孔的姑娘跌跌撞撞，险些摔倒，边往车上爬，边抱怨地大喊：“你们要干吗？你们可是警察呀！真不知羞耻！”负责押送的是个胸肌不发达的瘦警察，他傲慢地瞪大眼睛，直盯着她吼道：“快上，快！你要找收拾怎么着！小贱货，趁你还喘气，闭嘴！所有人都给我闭嘴！”

他满嘴喷着酒气，下颌凶狠地向前撅着，目中无人，洋洋自得地一屁股坐在安德烈身旁，鼓着火柴盒似的小鼻子，露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安德烈的眼前一直浮现着蜷曲在地上抽动的哥萨克男孩儿的身体。真恨不能使出全身力气砸在这火柴盒似的鼻子上，听一听他的哭嚎、尖叫、呻吟，看一看他满脸流血的样子。但是，押送的警察有武器，那可不是空枪套，警棍就搁在腿上。这几天已下了命令，允许特警和警察使用武器。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你们超越了自己的职权！”一个满面倦

容的男人用发颤的声音高声问道，他那只脏兮兮的手并没从肩上挪开。“你们就像德国法西斯走狗烧毁国会那样肆无忌惮！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你们在殴打和枪杀自己的人民！你们……是聋了，还是瞎了！”

“住一口！蠢猪，你还想说什么？要推翻叶利钦吗？闭上你的臭嘴，否则我把警棍插进你喉咙里！”瘦警察暴怒地咆哮起来，以致身体也跟着弹了起来，他那震耳欲聋的吼叫与其单薄的身子极不相称。“你真行啊！夸夸其谈的家伙，想压制自由？要造反吗？”

“我是莫斯科苏维埃代表，我是不可侵犯的公民。警察同志，你们既无权使用武力，也无权对我喊叫！”满面倦容的男人皱着眉头，不时抚摩着垂下的肩膀，激愤地说，“您用警棍打了我两下！您知道吗？您弄伤……是的，弄伤了我……您打伤了我的锁骨。但愿您不必为此负法律责任？……”

“想诬陷好人！为了捍卫叶利钦，我恨不得把你这种人统统掐死！”瘦警察高大的嗓门又嚷了起来，他脖子上的青筋犹如一条条棕色的绳子鼓胀起来。“代表！真有你的，代表！妄想篡权？你们休想！敲碎你们的脊梁骨！全部抓起来！想要骑在新一代的列宁的脖子上吗？”

“你这是怎么了……只有雅各宾党人才陷害人，”一个穿着带拉链的尼龙运动服的年轻小伙子好像顺口说了一句，他留着短发，长着一双善于观察的笑眯眯的眼睛。他的整个外表，裸露的挺直的脖颈和肩膀显示出健康、活力、某种内心的愉悦。安德烈向他使了个眼色。这位像运动员一样健壮的小伙子也向安德烈递了个眼色并且小声打了个呼哨，这样做明显是让他别再紧张，稍微放松一下。之后他开口说：“哎哟哟，怎么抹起眼泪来了？”他转向坐在他右边的那位大约十五岁的少女关切地问。姑

娘穿着一身皱巴巴的牛仔服，像一只被逮住的鸟儿蜷缩着身子——有着淡褐色头发的头垂到胸前，被牛仔褲紧裹着的细腿轻轻靠在一起，双手抱着瘦骨嶙峋的膝盖。

“您怎么了，女士？”小伙子问道，“干吗哭鼻子呀？别哭了。我有块干净的手绢，您用吗？”

她稍稍抬起头，勉强挤出了笑容，清秀的面庞上露出歉意的神情。安德烈看到她的睫毛上挂着泪花，炯炯发光的大眼睛好似被雨水冲洗过的洋甘菊。她悄声回答：

“我害怕警察。他们要把我们拉到哪儿去？监狱吗？我们会被关进监狱吗？”

“绝对不会。我向您保证。您很快就会见到妈妈的。可是，您为什么到白宫^①这儿来呢？”他问道，“有必要吗？”

她用弯起的手指抹了一下眼泪：

“我同奥列格带着夹肠面包和百事可乐来的。一些穿着黑夹克的人用橡皮棒驱打群众。他们抢走奥列格的塑料袋，还殴打他，他被打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我看见他太阳穴在流血，我好怕，怕他被打死……”

她用鼻子吸了一口气，又低下了头。小伙子说：

“又抹眼泪了？不要哭，姑娘……我们会熬过去的。”

“天哪，救命，我的肚子，”这时突然传来夹杂着长吁短叹的喃喃声。一位面色惨白，形容枯槁，穿着旧式风衣的上了年纪的男人痛苦地伸着满是皱纹的脖子向脚下啐了一口，好像在呕吐。“我是在劝我的溃疡病，我在对自己的……溃疡说话，上帝啊，终于发作了，”说完，他舔了舔发青的嘴唇。“十二指肠……就是十二指肠溃疡。我当过机枪手……假如……假如我手里有一挺杰

^① 白宫是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位于莫斯科市。

格佳廖夫机枪……我会把这些……我不会留下一发子弹，”他喘了口气接着说，“应该把这些凶手都杀光……一命还一命，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住一嘴，狗杂种！”

瘦警察跳起来，头撞到了车棚上，他粗野地骂了一句娘，暴怒地挥动了一下警棍。“谁是凶手？谁？你们才是凶手！是你们这些狗杂种狙击手射杀警察！真有你的，杀人犯，你真行啊！”

“你搞错了，警察先生！狙击手是从美国使馆楼顶射击的，”像运动员一样健壮的小伙子说。“还有人从乌克兰饭店开枪。开枪的是你们的……”

“住一口，我命令你！”瘦警察咆哮起来，露出焦黄的板牙，他用警棍敲了一下自己的鞋头，“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你们都放聪明点儿，倘若再耍什么花腔，我就不客气了！”

“我们不说了，不说了，”小伙子举起双手，好像乖乖地投降，并向安德烈又使了个眼色，“你看，够厉害吧？简直是只豹！能把我们活活吃了。”

安德烈没吭声，甚至头也没点一下，脸上毫无表情，他深深陷入了沉思，以致难以从这无奈的心境中摆脱出来。在这辆不知为何把他们从议会大厦拉往别处的警车里，他都听到了，一切都看见了，同时也看到了粗蛇般翻滚的黑烟，从窗口沿高高的外墙缓缓向上爬去；他看见从加里宁桥上开火的坦克；街垒旁像甲虫一样横冲直撞的装甲车和随处可见的尸体，离尸体不远处有人用喇叭喊着：“优待俘虏！”他还看到混乱的街道，广场的墙上溅着鲜血，冲锋枪在那儿恶毒地射击，街心花园的地上躺着一个哥萨克小男孩，每次射击过后男孩的身体都痛苦地抽搐着。

“那个胸肌发育不良的变态狂说什么？再耍什么花腔？拉我们去哪儿？为什么？这个瘦警察的门牙是金属的，很想知道，